

敬

由

編

敬由編叙

敬由編者余年支海  
齋實公慈  
秋官郎時所輯也載自唐虞  
以來明君賢臣所以慎獄而執法  
者臚列縷舉其意欲以明翼

國律而大要則本於周家敬爾由

獄長我王國云不佞讀之終卷而  
嘆曰嗟乎是據世之書也夫刑  
法者治世之鞭策也語云禮防於  
未然刑防於已然余謂懲濫而  
使人不敢犯亦所以防未然也此  
禮刑之互相為用也

高皇帝懲元政之不振用重典  
以刑亂國其所誅殺擊斬威行  
不測用法雖至嚴而所宜刑網則未  
嘗不適寬猛之宜斟酌民情  
世變可垂之百王而不易當時  
領之天下令學官肄業亦反之

用意甚深且遠二百餘年來  
列聖欽恤維持措刀鋸以德化而  
首所未時盡弛于寬肆天下薦  
紳之士皆雍容于禮樂文章而恥  
言刑罰布衣韋帶不復知大  
明律誥令諸書為何物矣其讀

律者惟有史音而卒不本儒術  
拘文字章義或以飾智舞文古一  
釋褐服宦給兩造哨者至不能  
判一語其才而文者則又多引古  
義附會俳偶為飾觀而已空使  
史音得上下其手以故法日益耗

而奸民益以幾幸蓋不佞嘗先公  
長浙臬閱百城所上因其獄辭片  
情實參錯不中律者什嘗二三  
獄隸且然何況笞杖細宥出入於  
有司之庭按獄使者不得聞且見  
省哉則安在其欲由獄也蓋公所

以名是書也或者曰若是則令天  
下長吏悉奉三尺律及條例從事  
而已安用此編爲余曰不然律者  
法之質也規矩也例者法之案也  
規矩之方圓也而是編則法之意  
之所以使人神而明之者也嘗伏讀

國律見

聖人之精微爲其長善於微過惡於隱或異犯而同罪或一事而殊科撫縱取舍各有深意蓋窮理盡性之書也非徒以設法斷罪而已豎儒健定難童而習之不能曉

其故必有神智聰明者乃能知之而神智不可學也然亦可以學益學之於積法也如畫之先而夜之燭也懦者之於用律也怯學而得其累則可強愚者之於審律也瞽學而得其達則可明貪且鷙

者之於破律也敢學而得其具  
嚴天威則可憚以文法學不若以  
經術學以經術學不若以是編  
學是編經史之叢叢也律例  
為方圓規矩而此為工師之指  
喻也何可少也然則公編釋之意

更可進而永其微已夫用姪寬  
嚴何嘗惟時之宜

高皇帝維亂者道異故用嚴

宜嚴

列聖體治者道同故用寬宜寬  
今何時乎弱肉而強食矣臣豪掠

禁而莫誰何矣我執法人猶謐於  
法外柰何復為惠於法內哉且相  
教曰務寬恕者滋陰陽始以是大  
我閭爲是棄律也夫獨不念朕國  
之季而長稂莠以敗稼穡謂種德  
乎多不信此豈誠欲求世恒民則莫

若使人信往欲使人行律則莫若  
使我果於用法試有平地於此覆  
以一尺之土而下令曰踐之者死則人莫  
敢錯趾矣千仞之岩下臨無極之  
淵使其上有可欲而不爲之禁則必  
繼繩架木而過之非尺寸高而平也

下也必危與不必危異故也夫法累則  
民畏畏法則犯法者寡是長國  
之術也法不累則不畏法濫無所  
畏大亂起而淫刑滌辟隨之是  
怪國而已或又曰是且爲申韓夫  
申韓之何法之有法一也用以斬

是則申誥所以據世則祥刑也  
孔子不嘗為魯弱國也孔門  
為之觀其所稱諸殺無赦與謹  
正少外男女別途道不拾遺者  
又何其嚴以果也將亦申韓乎  
哉蓋好生者天子之仁執法者人

臣之義人臣惟有執而已矣無觀  
望無顧忌無僥聰無干譽無泥  
案所以執也是善體天子之好生  
而惡編之深意也蓋公之言曰漢  
法嚴而奉行者必故強宋法詳  
而不必行故弱者之于刑多

未敢知所為所謂必即果於用  
法也自古搜獵兩浙卒反百城諸  
侯而蒙強屏息細弱累糧卒匍  
匐數百里而求伸雪者以此凡  
有民社者其由是編以進而  
神明于

高皇之律令庶幾于公之必者  
每曰此古法不足學以負公敵由爾  
歎之意哉

浮渡居士年弟吳用先撰

致由編序

不佞子偁起家棘寺繼在大司寇  
官屬是皆冷局人頗厭之不佞  
杜者可幸無罪暇則檢故籍兩  
地亡藏也竊見博聞好古之士往  
往集奇書致詣京師紫光署

獨為理而少宣以刑名儒者不道  
有心世務何經術之不可顧求賢  
於文無害轉訛吾猶人也則以使  
無訛者乎嗟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法國之寶也而獄百姓之  
所懸命也而議者賤之輕其事

并輕其官一興事而相輕也則法  
安得不傾而民安得不病唐虞  
之際道在臯陶伯夷降與折  
民惟刑漢以來大紱繩不公卿難  
議

國家之例歲熟舉大臣之經明

德厚有道術者人推

相同法司審克具嚴天威夫竊  
不念罔假兼于庶獄惟正是人法  
不可假与衆為平式敘由獄以  
長王國

德意蓋深遠哉則又何以謂五

極九章不列於學官猥云免其  
貽譖妄術故夫丘說以禮樂雅  
勤而能化所不如律不敢為之而以  
律之我不犯焉者家可無僕哉  
而國無頽風也是盡性之書也  
宜其棄之而舞文以亂俗嘗宣其

私之而徇情以長奸平則樹德  
敗則樹怨故曰執之而已矣執之  
執於不可執而卒執之為執也執  
此乎執彼卒執而卒無易執之  
為執也漢有一廷尉唐徐杜憮然  
矣方定國何毅論釋之裁上甚

不肖其父也孝婦雖死得于以而  
明治行孰如趙繩噴若相所持  
隱忍後之烏在其杜面鈞袖獨  
大義可直喪漢毛也釋之遇其  
主然以論當薄昭盜環事雖於  
驚蹕矣有功九死不移直以身

寄法以法寧唐千載永昌其  
比宋憲厚立國其祚尤慎吏  
多用決疑晉秩三百年間著  
矜之勑皆由其重之也蓋論漢  
法嚴而奉行者必故強宗法詳  
而不必行故弱世儒闇於大較則

委德而承千里雖有王良無益  
乎御矣今所傳惟清明鑒懸折  
被龜鎧著書條未之槩是其大  
指要在安全照覆以為不傷多  
見牛之心作戒於猛毒至稱陰  
德因緣於鬼神語稍不雅馴又

事不該而迄之細一隅之注無開  
大體上惟是少司寇呂以為亡屬  
不佞彙次之存部中未歲有宣  
之役於今三年矣慙寡陋剽竊  
百一僅拾數種之所系備云編有  
上下紀元與寧豈苟不獨少司寇

則中州呂刻者也萬曆己亥夏  
日合肥竇子備序

萬曆辛亥重刻於閩江校察司  
之種德堂

敬由編序

敬由編者觀察寶公爲司  
寇郎時所緝自唐虞訖宋  
千載以來刑書也傳曰聖  
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刑非聖世所諱也曰清之

已耳而迂儒煦之為仁以為  
是申韓名法家慘礲少恩  
而顰不忍置口然則屈文  
能不誅少正卯而治魯齊  
不誅四凶而治唐虞之母  
乎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而

齊國大治此其意未可語  
于純白然以比于母末造  
奸良渾毅賢不肖倒置而  
委纊預策以長邪人之氣  
銷鎔善類則何啻天壤也  
故以生而殺謂之王以殺而

殺謂之霸不生不殺謂之昏  
殺生生殺謂之亂子產衆  
人之母孔子稱惠人也而鑄  
刑書刑鳥可已醒人而曰明  
慎用焉以清之清者刑期  
無刑五帝三王之化性命之

理也此故由編所以作也實  
公性精嚴簡易博學通  
道明經術大誼所別厯表  
著皆儒者之業非以爲刑而  
已在刑言刑不得已而由之  
予觀公自觀察吾浙其振綱

持紀之大者三論即如晨起披堂帷三尺之際田界之互夫止得直前控籲遇可剖決即為勑法申理各嚴其意去其繁重者下有司覆之大豪滑墨之意消若霄

叢々見日小民安枕無恙若  
嬰兒見慈母士大夫相嘆服  
以為威明如神不可犯而不  
知公裏所蓄積匪一日儻忘散  
由斯編諸先哲所已行安性  
禽之理而幾雍化者乎周

卷一百一十一  
錢林陸子靜宋之有道儒者也其訊永寧之獄申荆門之訴即神君考吏以為不如而何疑于公謂道德之外有名法特使張湯杜周未俊臣輩皆咎咎繇爭理乎此

非治世之言也其不佞讀公  
斯編而漫序之申言其大  
指以復公且以告諸當世賢  
智之士學古入宦者不可  
一日無此書也

儀曹郎武林部民黃

汝亨頓首誤併書

敬由編序

合肥寶公長憲此邦精心訊鞫平  
亭著讞刑之頗類獄之放紛顛就  
公質直公曰折言破律亂名改作  
非以捕姦弊法出一門吏無滛巧以  
心攝之三尺可止枉縱余乃得其所

爲敎由編讀之編摹竟安代矣周  
官之職布刑于邦國都鄙懸刑  
象之法執旌箚以宣布于四方而  
憲邦之刑禁刑者人之所由生死也  
井陷于川刀守之以割其情古之  
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赭衣雜履墨

憮以居

刑主而人輔

故德多刑少者

帝刑德相半者王刑多德少者霸

純用刑而亡者秦鉛鑽慘酷淪胥

以鋪治獄之吏嗜欲人死非憎人也自

安之道在人之死因人不勝痛則飾

詞以示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

之殺人刀檣等器乃施軌則制立涉  
度惡毒弥天慘于屠伯於乎斷不  
可續死不再生提紫之所流涕而大  
辟剗肌仁人隱痛焉民之有寃所  
由治獄之道失也孰是治用刑律可  
不敬為乎律法也律法銓也君必有

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  
一羣臣也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  
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眞  
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正法宜度罪  
殺無赦重者轡之其次陳尸三日不  
市重刑必慎必戒蓋其敬也故曰

敬五刑以成三德之其所愛惡而辟  
之其所忿懥而辟堂上之辟祔流  
堂下棘槐聽訟齋居決事鬼神  
質之師保臨之幽獨證之不動而敬  
仰不愧于屋漏聞弑遂而失席持  
丹華而對泣不獲生之而後死之不

獲存之而後棄之一成而不變質眾  
以示終死生絕續之閑上帝臨汝  
其敢怠荒戲渝受天之罰故式教  
由獄奉天道臨民以庶幾長養好  
生之德意輝、震電不寧不令天  
道謂何東海之寃必賴致禱矣善

治獄者不禱之蒼々而質之昭昭彼日無私照猶隔雲霞益而惟昭昭之不昧徹于重泉達于九淵太空之體不汨如水之心遂棄目覩捨地翻天之狀呼冤叫號之聲求寧其食息以安于噩寐超崇文致而于人心

不厭者以燭其與寃暨曠之情神  
魂之與共膚髮之與俱于公之門不  
亦其高而子臯之戮頓忘其痛不  
德以成其德生者死者兩無憾焉  
耳矣易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又曰火雷噬嗑先王

以明罰敕法刑猶火也明生慎  
益生明慎而刑可決雷電合而  
章乃奉天而教法宣布四方以  
憲邦之刑禁治天下者何莫不由  
斯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由之則  
庶言折獄敬之道歸焉矣由而

使知之則有寶公而為纂述在公之  
長憲王國民之願就公而質成也  
得是編而可深長思矣

萬曆辛亥秋季上浣黎陽王在晉  
書於慎獨軒

敬由編卷之一

明淝上寶

唐虞

舜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臯  
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  
哉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典獄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  
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

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周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夏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夫

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  
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飭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  
足以飭惑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  
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大殷湯誅尹錯文王誅潘  
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然  
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  
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懼于羣  
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

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  
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  
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  
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  
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  
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  
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  
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  
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  
也旣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

不可卽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也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郊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徘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

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

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季羔爲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季

羔逃之走廊門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人之足今吾在難正予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非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

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旣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夫之功唯君爾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

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戒之文其書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

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躬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

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

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廊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爲老而見尋雖然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

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  
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患害公法不  
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  
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  
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  
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  
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  
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  
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

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貝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槐者夷此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

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無人以出者，公恠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

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登筭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櫛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關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紜充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令兵搏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垲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曰踊貴屢賤是

時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云旣以告於君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舍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

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  
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  
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  
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  
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  
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  
然我諫諫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  
正之地，而閭搘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  
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  
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

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閭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瀆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皀皀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閭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文之室。日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

荆莊王有弟，門者立法，羣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

踐露廷理依法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

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虞丘子之族祀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

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

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以置揭器中載以一牛車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生乃見楚王曰某星犯某宿獨以德報可以除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王當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曰弟今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曰自入室取金

莊生耻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多將金賄王左右，王非能恤楚而恩赦，乃以陶朱公子也。楚王大怒，遂殺陶朱公子。明日乃赦，令長子持其弟喪歸也。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法於今前。子發喟然有慘鄙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自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憎於骨體，使我得肉而食之，子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爲善，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

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而何也、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也、楚人以爲大閭、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車之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

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上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

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  
聞、其、何、後、之、有、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

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向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

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  
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  
賜之驛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華門圭竇其能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  
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華門  
圭竇乎惟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可謂正矣范宣  
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  
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

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劙而死

繆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麤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

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魘之罪臣戮餘也  
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王曰允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  
所取焉使侯出諸轘轘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  
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使坐獻子曰  
吾聞諸伯叔誑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  
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于辭梗陽人

鄭伯使卒出獮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旣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  
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旣而橐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  
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  
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  
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  
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專其貴事其長養其  
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  
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  
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

不養親也君曰余不文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公孫墨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文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董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諶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痛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

懼是以知有姦也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  
汔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  
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治鄭鄭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  
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  
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  
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

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  
律乃行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  
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  
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故辨而  
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  
所誅也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  
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駟歎嗣子太叔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  
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墨者有鉅子腹蕡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所以此聽寡人也腹蕡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蕡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不當罪半以爲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賢以布衣而富侔國必有奇知乃否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不當半以爲當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家有雙璧其澤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有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側而就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邾婁定公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去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

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代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噐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噐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桔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桔於朝難以

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行築者而杖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

賊不得蘇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因誅之

漢

平陽侯曹參秦時爲沛獄掾高祖起以中涓從累功賜食邑平陽已漢王爲皇帝立子肥爲齊王參相之至國問齊故俗若所以安集百姓者師蓋公治用黃老術稱賢相惠帝二年召入爲相國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所以并容也令擾之姦

人安所容吾是以先之

絳侯周勃旣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簿太后怒謂帝絳侯居一小縣何故而反帝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

張釋之爲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走驚乘輿馬使騎捕屬廷尉釋之治訊之曰縣人

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過卽出出見乘輿騎  
卽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  
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  
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  
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人立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  
之平也平一傾則天下用法者皆爲輕重民安所  
措手足乎良久帝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  
廟坐上玉環捕得帝怒下廷尉廷尉治案律盜宗  
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無道乃至

盜先帝廟噐吾屬廷尉者誠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噐而族有如萬分一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其法乎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蓋是時釋之由獄而天下無冤民

張歐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治刑名家然其人長者自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誠長者亦不敢大欺給具獄事上有可卻卻再案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

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梁孝王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母以梁事爲也帝曰何也叔曰梁事得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必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其憂在陛下不如因解散之則完安帝大賢之以爲魯相初至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若何自敢言若

主魯王聞大慚發中府錢令相償之相曰民言王  
奪之而相償之是相自爲善也願王自償之善乃  
在王王大喜盡償民金錢王好獵相常從王休相  
令就館相出常暴坐苑外日中王數使人請相休  
不終休曰王暴露苑中我何爲獨就舍魯王以故  
不大出游數年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愛也曰  
不欲以百金傷先人名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父防年因殺陳依  
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  
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

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汲黯遷東海太守黯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卧閨閣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嘗面謾弘湯等徒懷詐飾智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入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湯更定律令黯質責於帝前曰湯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也湯辨

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天下重足而立反目而視矣居無何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進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西與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

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者者  
之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  
文吏繩以爲出關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  
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  
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黯雖時忤帝意  
然帝終以爲社稷之臣

昭平君者隆慮公主子也尚孝武帝女主病時以金  
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主卒昭平君益

驕殺主傅廷尉請論左右人爲請帝曰吾弟老獨  
有是一子死以屬我爲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  
高皇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何面目入  
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可廷尉奏而悲哀不自勝朔  
趨前上壽曰臣聞聖主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  
骨肉書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五帝三王之所難  
也而陛下行之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帝不  
舉入省中已召朔讓曰吾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適者豈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謝曰臣聞樂太  
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

則精神散而邪氣及之銷憂莫如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且因以止哀也帝悅

武帝用主父偃說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於茂陵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

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  
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姁奪弟妻爲姬殺肥如令郢  
人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  
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  
與其姊紀翁主通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  
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  
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干  
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  
是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

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濟南王賀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杜延年南陽人擢太僕給事中大將軍持法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獄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侍御史治實以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同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隨從者等吳不得赦且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子壻也千秋數爲史吳言光不聽丞相乃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問史吳法光發怒

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下廷尉少府獄朝廷  
恐丞相且從坐延年乃奏記光言吏縱罪人有常  
法今更抵史吳恐於法已深又丞相素無守持爲  
好言於下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而  
延年愚以爲丞相及先帝時用事非有大故不可  
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而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流言四布延年竊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  
重竟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議論持平合和  
朝廷皆此類也

于定國東海鄰人也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糴文法者經所平決皆不恨郡中爲立生祠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嫗曰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因自經死姑女告吏婦乃殺我母吏驗治急自誣服具獄上于公白府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

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  
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  
史中丞昌邑王淫亂上書諫宣帝立遷光祿大夫  
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超爲廷尉定國乃念平  
處大事當依經義而自傷淺學乃迎師受春秋身  
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  
國皆與釣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  
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

以不寃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雋不疑渤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以禮武帝末郡國盜賊並起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逐捕盜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請與見不疑盛服博帶詣門謁僅觀偉甚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

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  
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宜施行至昏夜乃去及還  
表薦之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  
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捕伏辜擢京  
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  
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  
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  
黃旄黃旛祫著黃冑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  
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

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  
京兆尹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  
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  
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  
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  
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  
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  
免終于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我禁姦止邪獨  
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黃丞相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累  
河南太守丞爲人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  
足智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又合人心太守任  
之吏民敬焉武昭時以刑罰痛繩羣下俗吏相歐  
上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方帝在民間時知百  
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善之召爲廷尉正數決  
疑獄廷中稱平後守潁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  
在成就全安之治爲天下第一有富室兄弟同居  
者弟婦懷姪其長姒亦懷姪胎傷匿之弟婦生男  
奪取以爲已子論爭三季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令

二氏競取之既而俱至奴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奴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傷乎此事審矣奴伏罪爲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及欲分居各爭其子遂訟於臺省求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其三男以子還母

魏憲侯相濟陰定陶人字弱翁丙定侯吉字少卿魯人也相少學易爲郡史已舉賢良高第爲茂陵令而吉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至廷尉監相令茂陵時御史大夫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

時謫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客  
市茂陵大治遷河南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  
相車千秋死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  
郡嚴恐久且獲罪自免去相使掾追之遂去不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必以爲我因丞相死不能  
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歸大將  
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  
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  
庫令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  
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下

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三千人遮大將軍言願  
復留作一年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  
入上書訟相冤然大將軍終以武庫令事下廷尉  
獄繫踰冬乃解復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  
國多所貶退定侯吉時爲光祿大夫與書曰朝廷  
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  
器於身相爲霖威已復爲河南太守相爲人嚴毅  
而吉中厚寬好禮讓爲相掾史有贓罪不稱職輒  
予長休告終無所奏驗於官屬務掩過揚善或謂  
吉曰君侯爲漢室之良吏得成其私然無所懲艾曰

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故不爲也有馭吏嗜酒常醉嘔丞相車上吏曹請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過士令此人將何所復容第忍之是不過汙車茵耳會驛騎持赤白囊走公車馭吏邊郡人出適見之知爲邊郡發犇命書也則隨驛騎走公車刺史知虜入雲中代郡遽詣丞相白狀因曰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弱不任兵者宜可豫視吉曰善乃召東曹趣科條邊長吏年力任兵如吏言未竟帝召丞相御史問虜所入郡長吏吉條對甚悉御史大夫卒遽不詳知以得讓而吉見

謂憂職思邊馭吏力也吉出嘆曰士無不可容鄉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人固各有長也吉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怪丞相前後失問以問吉吉曰羣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殿最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間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端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是以問之時去古未遠相際時令吉知大體蓋猶

以天道爲王事如此

丙吉爲廷尉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前妻有女已適人後妻生一子而翁死家甚富子方數歲女欲奪其財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也郡縣不能決聞於臺省吉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方八月取同歲兒均服單衣惟老人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日惟老人子無影遂奪財物歸男女服誑母之罪

韓延壽爲東郡上禮義好古教化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閭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慰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

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趙廣漢涿郡蠡谷人爲人疆力精吏職尹京兆守頴川誅鋤強暴豪俠爲姦利者中貴人豪家爲請終不聽尤善爲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而馬貴賤之賈可知也郡中盜賊間里輕俠其相株窟宅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畢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中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已使吏捕治具服富人有爲郎者二盜方劫持之有頃廣漢將吏至立庭上使長丞叩

戶曰京兆尹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  
束手善相遇幸逢赦或脫二人驚愕開戶出下堂  
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送獄勅吏謹遇給酒  
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  
死無所恨發奸摘伏類如神也先是長安游徼獄  
吏秩微薄自輕易犯法自廣漢奏請秩百石後差  
皆自重不敢枉法矣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  
長老傳以爲漢興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讐吏豪民  
奸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聽其政有急召則

緩之及間小解輒披籍收取人必於秋冬出行縣不以無事其有所取也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卽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惡吏治如在東海盜賊發翁歸輒召縣長吏曉告以奸黠主名教使推迹盜所過抵常如翁歸言緩於小弱急於豪強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又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數歲卒家無餘財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

親疎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  
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  
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自請治劇郡以功徵守京兆尹  
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皆不稱長安市多偷兒  
百賈苦之帝問敞以爲可禁求問長安父老真知  
偷盜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爲長者  
敞召見其宿負責問之許貢罪令致諸偷以自贖  
倫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  
敵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

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閭門閑出者汙赭輒收縛  
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悉  
法之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敞爲人敏疾賞罰  
分明見惡輒取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不如  
廣漢然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表賢顯善不醇用  
誅罰時時越法縱含有足大者京兆典京師長安  
事浩穰於三輔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及爲真久  
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輒毀傷失名去唯廣漢  
及敵爲久任也會光祿勳楊惲坐逆誅公卿奏敵  
憚黨友不宜處位他被劾皆免而敵奏獨畱中敵

使賊捕掾絮舜有案驗舜以敵當免不肯爲竟事私歸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敵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窮晝夜驗治時冬月未盡裁數日竟致其死事當出死敵使主簿持敎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敵敎詣使者言狀使者奏敵賊殺不幸當重辟天子惜其能欲令得自便卽先下敵前坐楊惲不處位奏免之敵請闕上印綬從闕下令去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

部中有大賊莫能得天子恩敞功勅使者卽在所  
召敞引見拜冀州刺史旣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  
名立誅其渠師廣川王姬昆弟及王族宗室陰爲  
盜囊橐吏逐捕窮窘走王宮敞迹知則自將吏車  
數百兩圍王宮索得之殿屋重轡中立斷頭懸王  
宮門外因劾王削其封邑戶歲餘盜賊屏息宣帝  
崩待詔鄭朋薦敞輔太子元帝問前將軍望之望  
之曰敞能吏任治煩亂然才輕非大受器不用用  
爲左馮翊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

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得其心時  
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  
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  
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  
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堂  
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  
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  
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  
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壘以  
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

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  
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  
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  
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  
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  
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  
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

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  
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盜主聞之與外  
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  
僕射劾渭城令游徹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盜主  
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  
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  
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命渭  
城立其祠

孔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以事左遷廷尉時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

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改嫁及長事發承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法律爲汝陰縣

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鞠獄平恕今天錫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几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綏者當如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自

汝陰徙平陵八男去一男畱常祭嫗於東行及遣  
令東首其後子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  
生鄖光祿大夫鄖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敝汝南太  
守累世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薛宣以大司農屬出爲陳留太守遷守左馮翊爲吏  
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得郡中吏民罪輒召告其  
縣長吏使自刑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覺者不欲  
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池陽令舉掾王立廉未及  
召聞立受囚家錢以讓縣縣按驗乃其妻獨受繫  
者錢掾實不知掾慙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

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賊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誠廉節士甚可憫惜以府決曹掾書立柩顯其魂以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樂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殼請隣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之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後一人至求庇廕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縑無證不決宣命吏各斷一半使人追聽之一曰君之恩縑主乃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

問乃伏

薛宣爲丞相後母弟循爲臨菑令母常隨循居宣迎  
養循不遣博士申咸給事中宣里中子毀宣不供  
養薄於骨肉不宜復列侯在朝省宣子况爲右曹  
侍郎數聞其語狀客楊明令遮斫咸宮門外斷鼻  
唇身入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等議奏曰况朝  
臣父故宰相封侯不相勅承教化咸所言皆宣行  
迹衆人所共見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官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  
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桀黠無畏忌不與

凡人忿怒爭鬪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春秋之義惡切遂不免於誅上侵之原不可長也况功意俱惡乎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原善循而數稱宣迴惡流聞不可謂直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忿發怒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人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聖

王不以怒增刑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減  
完爲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  
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  
竟減死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鄉

于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  
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  
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異之爲號  
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  
以我爲妻詬笞我尊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  
之律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坐

廷上取不孝子縣殊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帝行幸雍過號供張如法而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承尉奉法守職爲民父母抑疆扶弱宣廣恩德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慎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功曹各底厲助太守爲治具不中用趣自避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別白之賢爲上母以富貴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一

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狠之心貪汚不軌一郡之  
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荷吏  
詣閣下從太守受事輔繫數日盡得其狡猾不道  
贓百萬斃之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縣界坐殘  
賊免遷益州刺史先刺史王陽行部至邛崐九折  
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尊  
仍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  
也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何並爲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邛城太后  
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畱

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  
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  
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不發舉欲  
無令畱界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趣之行林卿慚  
具賓客去至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劍剥其建  
鼓並聞之從吏兵自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  
令奴冠其冠被其襟綸代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  
間徑馳去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乃侍  
中奴耳並心計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  
就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

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  
卿因亡命衆庶譁以爲實太后聞之涕泣爲言哀  
帝哀帝問狀善之遷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爲尚  
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贓累千金並  
出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  
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天子法耳不在於太  
守也元懼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  
欽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  
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  
三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

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無令汚  
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  
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趙李  
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頴  
川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鎔散者今鎔餅也於都市有一  
村民相逢擊落鎔散者皆碎村民甘墳五十枚賣  
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尹引問無  
以證明尹令吏買鎔散一枚稱知分兩乃約稱碎  
者細折元數其賣主承伏虛誑之罪村民獲雪衆

謂神明

永帝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獄冤有飭辭奏欲傳之長安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譚鳳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丞相王嘉奏封事薦相習治獄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畱中未下至是得封還董賢益戶事則大怒下前章召

嘉語尚書詰問君以道德位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在位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迷國罔上近由君始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下將軍中朝議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不道請下廷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故事大臣得重譴輒自裁於是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不肯服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更前進藥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

三公九卿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居  
女子耶何謂咀藥死也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  
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  
相新甫侯印綬縛載至都船詔獄嘉對獄曰案事  
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  
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  
爲雲驗復幸蒙大赦相等肯良善吏竊爲國惜賢  
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以何爲罪猶當  
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少侵辱嘉嘉喟然仰天  
嘆曰幸得充備丞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

死有餘責吏詰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  
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  
亂國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繫獄二十餘日不  
食嘔血死

梁王立驕恣無度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對外  
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  
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  
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  
門之私聽聞中華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  
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旣無事實而發閨門

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  
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辜斷獄無益於治道之汚穢宗  
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  
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  
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  
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躊躇不得轉移萌芽  
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旣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  
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可清問著不然

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  
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  
是寢而不治

崔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  
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  
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  
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俠巧幸於莽位  
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  
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舟轂顯於新世  
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

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  
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  
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穿  
此輩何罪而至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  
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  
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郝文公不以一人  
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  
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  
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榮陽閉門

荀子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塉卧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寃侵奪者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耶料天神之氣動木囚也